

□文猛

看遍全国所有的邮政所，都是一样的绿色，那是和山里庄稼一样的绿色，也是大家关注的庄稼地。

后山邮政所是我老家万州后山镇唯一的邮政所，它最早的名字叫邮电所。一幢独一无二的绿色小楼，矗立在后山场的中央，一幢三层小楼用“矗立”一词有点夸张，但在很长的时光格上，它就是后山场上最高的楼房，它所在的位置也是乡场上最高的地方。

它的左边是理发店，在电吹风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，那里用烧热的铁钳烫头发卷头；右边是供销社，门口是红油漆标语：“发展经济，保障供给”；对面是铁匠铺和饭馆。

这里是乡场的中心，乡亲们赶场时，都会到邮电所看看有没有亲人的来信。

邮电所大门旁边，总有一块绿色的木板，上面挂满一张张贴着名字的小纸条，赶场的人在木板上找到自家的名字，走进绿色的大门，从邮递员手中取回远方的信件或汇款单。那是乡村看得最远的窗口，是一幢会说话的绿楼。

三哥参军之前，我家无人关注邮电所，家里在远方没有亲人。三哥参军去了西藏，全家人开始认真看邮电所门前的木板，等待高原的消息。

家里有人去赶场的日子，父母总会叫我们去邮电所看看那块绿木板。事实上，赶场的日子不去取信，邮递员也会送到村里来的，但看着总比等着踏实！

老家的邮递员叫黄晓明，背着一挂很大的绿色邮包，骑着一辆绿色的自行车。在乡村很长的岁月，黄晓明的自行车是派不上用场的，山里没有通往各个村庄的公路。乡亲们有什么口信有什么物件要带给亲戚，就往黄晓明邮包里装，临末总忘不了抱歉一句“这次我又没有贴邮票”。

黄晓明是大家最信赖的邮差。自行车能够去的地方是邮路，自行车不能去的地方也是邮路。人能过去，信件就能过去。

邮电所除了取信件还可以打电话拍电报。家里订好三哥结婚的大喜日子，母亲叫我去给三哥拍电报喊他回家结婚。过了两个赶场的日子，没有等到三哥拍回的电报，家里人着急啦，让我住到场上亲戚家等三哥的报，终于我等来了三个字“我返回”。

家里开始张罗三哥结婚的大事。可是，第二天就要结婚拜堂了，却没有见到大路上出现三哥的影子。酒席已经备好，客人陆续到来。爷爷只好让人捉了一只大红公鸡同三嫂拜堂成亲。这成为乡村很长时间的笑谈。

三哥终于回来了，大家问电报的事情，三哥说我不是在电报上说“我缓回”吗？

黄晓明提了酒专门到家里来，说邮电所拍电报的是刚来的，她译电报的时候粗心啦。

再后来，四哥和我都考上大学，父母每逢赶场的日子都会去邮电所，那里成了父母牵挂的庄稼地。

## 山里邮政所

师范毕业我分回老家丁阳初中教书，学校离乡场很远，在黎明河边的一方叫丁阳坝的坝上。订阅报刊，给报刊投稿，给远方的爱情写信，邮电所更成了我血脉中最激动的地方。

我经常在校门口张望，邮递员黄晓明成为我最想见到的人；绿色的邮包，绿色的自行车，绿色的车铃声，成为我生活中最期待的色彩。巴蜀大地有首著名的民歌《槐花几时开》，感觉我其实也是那个望槐花的人。

后来出了一个明星也叫黄晓明，我喜欢看他的影视，但我更喜欢那背着邮包的黄晓明。明星“黄晓明”把欢笑带给千家万户，邮递员黄晓明把期待带给千家万户。

去年我回老家后山场，专门请黄晓明到邮电所对面的饭馆喝酒，饭馆已经改名“后山大酒楼”，旁边的铁匠铺早熄了火，开起了汽车维修店。黄晓明说他还有3年就要退休了，他准备退休后回老家办一个快递代办点，帮老家在网上销售农副产品。

说到电视上的“黄晓明”，黄晓明大口大口地喝着酒，自豪地说，那个黄晓明演的戏多，但没有我走的路多，认的人多！他是电视上的明星，我是大山里的明星。

邮电所现在叫邮政所，从邮电所分出了邮政超市、电信所、邮政银行，不但管信件，还管电话、管钱、管超市，只是再没有电报的业务啦，就像一株翠绿的大树上分出几根枝丫，都长得十分茂盛翠绿。手机、微信出现，邮政所投递信件的业务已经很少了，快递包裹的业务大幅增加。过去寄回老家包裹多如山，那是外面的好东西。今天寄出去的农产品多如山，那是山里的好东西。

邮政超市摆放着种类繁多的商品，也把老家的槐花蜂蜜、脆李、猕猴桃、茶叶通过邮政快递的网络销往天南海北。过去乡亲们在街上赶场，今天乡亲们在超市赶场，在网络上赶场，大家通过超市通过网络直播，展示着自己庄稼地上的收成，邮政所依然是乡亲们关注的庄稼地。

邮政超市的前面摆放着好几辆绿色的自行车，上面挂着绿色的邮包，那是乡亲们当年最期待看到的邮政绿，最期待听到的车铃声，记录着山里邮政所的昨天。

邮政所楼后面盖了几间大平房，平房前排起了长长的车队，他们把地里的瓜果、蜂蜜、茶叶、药材送来打包快递出去。这些曾经土得掉渣的农副产品成为网上抢手的商品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商标“山后马槽”。

那块绿色的木板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一块很大的绿色显示屏，滚动播放着外面的商品广告和老家后山的广告。大家看着显示屏上明星黄晓明给一些企业打的广告，自豪地说，我们也有后山的黄晓明。

邮政银行里面人很多，摆放着很多菜油和大米，存钱的人都带着礼包，大家拿着邮政银行卡，提着大包小包礼品，满脸都是笑容，那里是山里收成最好的庄稼地。

□蒋春光

一

谷雨。重庆垫江，高峰镇大井村。上午大雨转中雨，中午雨歇，下午晴。空气被雨水洗过了。乡村的空气不洗也洁净。洗过之后，洁净得让人快要醉氧。

想象那一阵急雨把空气中的粗大颗粒带向地面；然后中雨的绵密雨脚又把残余的微尘裹走。空气被雨水反复揉搓漂洗之后，变得异常的通透明亮。你当然看不见它，只能通过远山清晰的轮廓感知它的存在。

你也可以想象它是无数张触碰不到的网，轻轻降落在村庄的上空，降落在一望无际的庄稼地里，也降落在静水深流的龙溪河河面上。这种带有丝丝甜味的空气，混合着庄稼的气味，橙花的气味，树木和青草的气味，将在此长期驻留，滋养着来来往往的行人，以及在地里耕作的村民们。

二

在我看来，土地是分等级的。最高等级的土地，是生长庄稼的土地。生长庄稼的土地，妖娆而欢欣。她是那么温和、柔软，满身都是用来呼吸的气孔。她是一个健硕的母亲，养育粮食和蔬菜，养育昆虫和微生物，给世界带来无限的丰富性，也让人类得以延续至今。我对毁地起楼有一种天然的反感——尽

□熊丽然

深夜，一只巴掌以温柔的力道和急促的节奏撞击我沉酣的睡梦，妈妈的声音从耳道伸进来，不由分说地把我拖出梦乡：“起来，起来！么儿，快起来！”

梦游般地，我跟随妈妈从卧室走到客厅，里里外外电灯大亮，我被光线刺激得泪水涟涟，迷茫一片，只有妈妈的声音清清楚楚落进耳中：“床上有蛇……”

蛇是善于伪装的动物，它将一头一尾埋在床头的缝隙里，中间一截身子弓起来，配以黑白相间的环状花纹，俨然一截普普通通的家用电源线。

那个年代，装修没那么讲究，大多数家庭的电路裸在于外，电线麻绳股成捆成匝盘在墙角杳杳见里。蛇大约也觉得跟那些伙计没多大分别。

但是妈妈多么心细，临睡前的一瞥，就感到了异常；这截电线咋这么眼生呢？位置也奇怪，怎么在床头靠板内侧？思索间，她伸出手去，拇指和食指已成拈拿之势，眼看就要碰到它时，一种爬行动物的名字电光石火般在她的脑丘之间炸响！

那段日子父亲出差去了，几个月来，家中只有我们母女二人——一个柔弱的女子、一个5岁的孩童。三更半夜，四下静悄悄，妈妈把我上上下下检查一番，确认我身上并无伤痕后，便翻箱倒柜找出长袖衣和长裤，套上棉线手套橡胶靴。

随后，她从厨房找出那柄锈迹斑斑的火钳，拿出当时最流行的大号手电筒，回到卧室，拉开纱窗，让屋子把“嘴”张到最大，任由后山的飞蚊

长驱直入。

在那个闷热的夏夜，她一个人投入了这场令人窒息的战斗。

“电线”似乎觉察到了什么，原本弯曲着露出床头的部分竟然抻平了，床缝像是为它量身定制的战壕。妈妈只得壮着胆子匍匐在地，对着木质床板下方黑黢黢的某个位置按亮了手电筒。

昏黄的光柱里，一只三角形的脑袋正在一伸一缩地吐着信子，在它后方两寸的位置，垂吊着一条细细的尾巴。

妈妈半截身子钻进床下，左手举电筒，右手操纵火钳艰难地向它逼近。火钳像一把巨型剪刀，“锵”的一声响，妈妈一夹不中，那家伙将头缩进床缝里，只剩一截尾巴尖儿露在下面。

她本能地锁住呼吸——钳口不能再错位了，如果再次错位，要逮住它的危险性将成倍增加，这很可能就是唯一一次机会了。必须万无一失！她对自己说。

此时，妈妈在床下逼仄的空间弓身跪地而行，她的腰和脖颈像麻花那样拧着，双手擎着火钳伸向目标，她全身的重量维系在膝盖、股骨和腰肌上，犹如一条尾梢支地、腾跃而起的蛇，扑向猎物。

黑夜的山风灌进窗口，电筒光束一阵乱晃，迟钝的钳口在晃荡的光影中鬼使神差合拢，没有碰撞出一丝丝响，两瓣闭拢的钳口之间扭动起一股倔强的力量。

妈妈发不出声来，也不敢松手。她失去平衡，身体向下扑去，肘部磕在水泥地面。电筒甩向墙角，床下堆积的杂物瞬间长出摇曳如鬼魅的暗影。她捏紧钳柄，丝毫不敢停留，用肘部和膝盖支

## 捕蛇记

撑着一寸一寸退出来。

她的眼睛在灯光下恢复了视力，钳口扭动着一条一尺来长、筷子粗细的蛇，黑白相间的纹理，白花花的翻动的肚皮，三角形的脑袋还在无声无息地吐着信子。

在听到一声惊叫之后，我犹豫着从客厅的沙发滑下来，战战兢兢地探到卧室门口，只见妈妈像截硬邦邦的木头般僵立在洞开的纱窗前，她的头发湿淋淋地沾着头皮和脸颊，好像刚从大雨中归来。

她那时的神色，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——惊恐、兴奋、死里逃生的庆幸与后怕交织在一起。她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：“蛇，被妈妈扔出去了。”我望着窗外那团漆黑的夜色，仿佛听到树叶间传来一阵沙啦啦的响动。

30多个夏季飞逝，我如今也来到妈妈当初的年纪，那个惊悚的夏夜却好像从未离我远去。当我面对陌生环境时、当我小憩时、当我独自一人时、当孩子围着我嬉闹时，发生在那个夏夜的往事总会像幽灵身于老屋隔层里的一个暗影，时不时从记忆中冒出来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越来越容易频繁地猜想，在那孤独的夜晚，在那狭窄的战场，事情有没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——一种我无法承受的结局？妈妈呢，就在那个夏夜，或者后来的许多个夏夜，她回想过那一次黑夜里的战斗吗？

诚然，以这个时代的丰沛和智慧，如果再面对当年的情况，我已经可以给出许多种解决方案，省力又安全。可30多年前，城市与乡村界限模糊的境地，对于一个带着幼子独居的母亲而言，生活的战场远不止这一个，除了勇往直前，她别无选择。

## 纯文学杂志年代

□李晓

董宇辉在“与辉同行”视频直播间与梁晓声、蔡崇达等作家畅谈“我的文学之路”的那个夜晚，创造了近年来文学期刊销售的一个奇迹，当晚网销征订《人民文学》杂志8万余册。没过多久，余华、苏童和《收获》主编程永新三位好友，也一起走进董宇辉的直播间，因为聊得过于热烈和投入，原定一个小时的直播“拖”到了两个半小时。

梁晓声他们直播的那晚，我跟着激动到深夜，感觉胸腔里有一团火在跳跃，起床接连喝了几杯水才渐渐平息心情。文学，在这个时代，依然是抵达人心的秘密桥梁、安抚人心的精神食粮。

在从事写作的浩瀚人海里，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。我这样一个写作者，对那些如雷贯耳的纯文学刊物充满了崇敬之情，我想，那是进入文学殿堂的必要路径。有一次文学聚会，一个作家问我，你在哪些知名文学刊物发表过文章？这让我很是羞愧。我诚实回答，真没有。

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当代》《十月》《钟山》《花城》……这些响当当的纯文学杂志，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青年来说，如同宇宙飞船、航空母舰的名字。

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，我正在灰扑扑的县城大街游荡，路过一个出售报刊的邮政门市，看见橱窗内摆放着刚到的文学杂志。我花了2块5毛钱买了一本，翻开一看，哇，有县城鲁诗人一组气势磅礴的诗歌，蘑菇云一样腾起在杂志上。

我胸口发热，边走边读鲁诗人的大作。我靠在一棵树上，想起自己在小镇默默写诗多年，梦想的事情就是在文学杂志

上发表作品。天边的每一个雷声，我都以为是自己诗歌发表前的预兆。和我一样，那些满脸粉刺的文学青年，他们带着梦游一样的目光，痴望着文学杂志上一些作家的名字，幻想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能够在上面飞奔。

所以，那个年代，像鲁诗人这样时常出没在纯文学杂志上的作家诗人，成为我崇拜的偶像。我去县城拜访他，他正趴在窗口眺望雾蒙蒙的江水，我竟紧张得张不开嘴。鲁诗人告诉我，就是这奔腾不息的江水，给了他源源流淌的诗情。我猛地失落了，原来我没有住在江边，写的诗歌才那么小家子气，大多是一些鸡鸣狗叫人恍惚的句子。

我还参加了鲁诗人在县城宾馆举办的诗歌研讨会。我坐在最后一排，一边听着诗人们发言，一边鬼鬼祟祟地猛啃一口西瓜。旁边一个写小说的文友狠狠狼拍了一下我的手：“吃西瓜文明点呀！”

30多年的时光溜走了，不知不觉就溜到了我的中年。这是一个装嫩显得扭捏、装老显得矫情的年代，我也没在纯文学期刊上发表过太多的作品。更让我气恼的是，就是发表，也远没有当初那样激动了。而那些曾经著名的纯文学期刊，我无意中在生活的城市做了一个统计，总发行量也不多。但我还是常常购买一本，晚上睡觉前拿起来在床头抚摩一下，如同抚摩我在城里日渐粗壮的腰身，抚摩我爱人由丝绸般光滑变得粗糙如麻布的肌肤，那已是亲人一般的温暖。

纯文学杂志，依然如我尊敬的富有渊博学养的长者，它的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，情深意重。

## 谷雨，我在大井村慢跑

这样做了之后，你就和在此自由生长的小草，和急急行走的蚂蚁，和色彩斑斓的野花与浆果成了伙伴。它们慷慨地接纳你，用新鲜的野性气息将你淹没，让你感到又熟悉又亲切，一头扎进童年的快乐场景中。

那时候，你总是在这样的道路上闲荡，一边追逐蚂蚱一类的小昆虫，一边摘取路边的野莓和豆角。你还会和小伙伴们斗草嬉戏，一直玩到夕阳西下，树影拖得老长老长。家长的呼喊声从远处传来，你看见了自家屋顶冒出的炊烟，才发现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响了。

现在，我们从城市车流汹涌的大马路回到乡村的田坎，虽然时间短暂，却极富情绪价值，那种温情和感动，将会长久存留于心灵深处。

四

虽然已经放晴，但天空仍然堆积着大大小小的青色和灰色云团。阳光在云团间穿行，让一些云团透着明亮。一些没有云的地方，露出了高远的蓝天。天空光影变幻，倒映在穿村而过的龙溪河上，让河面变得妖媚起来。

清清的龙溪河是天空最光亮的镜子。云朵和蓝天，以及从云层里漏出的阳光，在河面上轻轻摇晃，像摇着一河的青玉和白玉，以及无数闪烁的碎金。有时天空阴沉下来，龙溪河

转成黛色，这时的河水就会变得沉静苍茫。

龙溪河河岸的缓坡，长满了厚厚的菰草。菰草之上，是一棵接一棵的高大雄健的枫杨。枫杨树冠宽阔，粗大的枝条上悬着沁绿色的花序，像一串串喜庆的灯笼。也有少量楝树，同样正值花期，淡紫色的碎花散发出浓郁的香气。

有树木护卫和青草拥抱的河流，是村庄最适合精神生活的部分。它不但安放天空和云彩，也安放人们的情思。当一个村民独自坐在青葱的河岸，向着远去的河水发呆的时候，他（她）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就对外敞开了，这是他（她）不想为人所知的秘密：有时是对生活的反骨，有时是对未来的妄想。如果没有这样的河流，他（她）只能枯坐于自家的屋檐之下，其感受怎能与此同日而语？

难以想象的是，此前的一些年里，龙溪河竟然成了一条臭河。纸厂和养殖场废水直排，污染了河水和河岸的植被。所以，我对所有让龙溪河重获新生的人——那些决策者，出资者，以及劳动者，全都充满了敬意。

五

谷雨次日。早晨7时左右，我从大井村的一户农家醒来，洗漱完毕，来到室外的村道上，

开始慢跑。

村道平坦干净，春风拂面，橙花飘香。布谷和斑鸠的鸣叫从树和竹林深处传来，让我想起昨晚欢乐的蛙声。这些小生命天真的歌唱，此起彼伏，遍布村庄，堪比世间最美的音乐。有这样的音乐伴随，还戴什么耳麦。

三三两两沿路而立，有着洁白墙壁的农舍，庭院整洁，靠边停着小汽车。四周野花点缀。在这样的农舍间奔跑，就像奔跑在一幅水彩画里。

跑到菜畦。这是一幅农家风俗画。卷心菜阔大的外叶，护着中间卷好的圆球，翠白相间；四季豆的藤蔓，正沿竹枝攀援；蔬菜浓密茂盛；土豆已将地面隆起，等待收获。有老人弯腰在卷心菜的叶片上捕虫，慢悠悠，很有耐心的样子，像在和虫子捉迷藏。一只土狗跟在老人身后，一脸好奇地望着我。

这是当代中国村庄的真实图景。村庄是安居于乡村大地的一个秘密。春耕秋收，土地一年365天变化无穷，这一切，都出自那些从村庄里走出来，有时默默无语，有时又说说笑笑的人。他们看上去平淡无奇，却是最好的土地规划师，种子助产士和庄稼收藏者。他们晚上在村庄里谋划一些事，做一些梦，然后白天来到地里，迅速实现它们。他们还在村庄里悄悄孕育生命，让村庄变得越来越庞大。

跑了半个多小时。天上云团开始聚集，预示着又是一个雨天。雨天好。谷雨谷雨，这雨是为稻谷下的哩。

投稿邮箱: kjwtzx@163.com